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七回 復故仇血肉紛飛 請救兵英雄自殺

卻說興華邦獨立國佈告之後，有兩國必欲滅此朝食，後來自有曲折，今且按下不表。且說當日商州姜一心、張萬年二人，同往饒聲軍營，激以大義。果然這饒聲是個血性男子，便暗暗召集部下員弁，吩咐如此如此，各人領命去了。次夜三更時分，曾群譽、唐人輝、仇弗陶等正在獄中，忽見火光沖天，衙署內外，天翻地覆的人聲叫喊。正錯愕間，忽見監牆塌的一聲倒了。卻有一隊官兵，張、姜二人帶了進來，即將諸志士去了鐵鏈、木枷，連那原有的囚犯也都放了。眾人一擁而出，便望著西門而去。後面官兵和洋兵極力趕來，前面卻有官兵攔住去路，眾志士等慌著亂跑去了。

卻說岳巖、鍾警、犁水青三人一群，走入一個巷內。只聽得四下裡亂嚷起來，人聲喧雜，恍惚聽得有人道：「洋人本擬待我們安靜了，全數屠殺。如今恐怕隨著那劫獄的走了，已下令不分男女的屠殺了。」正聽間，登時四處火起，只見洋兵也有，官兵也有，土匪也有，各皆殺人如剪草的亂殺。岳巖、鍾警、犁水青三人急躲在一個破屋的樑上。卻好有懸的破席蔽著，雖洋兵亂民進去搜人，卻都未被見著。三人在樑上，只聽得遍處呼號哀哭之聲，與那洋兵、土匪等威嚇叫喊之聲相應，真是肝腸欲碎。少頃，火光中忽見一個如花似柳的絕色佳人，滿面脂粉，三寸金蓮，卻被土匪從一個院裡拖出。登時髻散發亂，兩淚汪汪。卻被土匪即時拖入三人所藏的破屋之內，那上下衣服，已被扯破淨盡，一絲不存。正鬧著，後面一個男人跟來，懇懇哀告。卻被土匪取來，用刀將兩手兩足釘在門上，以看其妻被眾輪姦。那鍾警等看著，大為不忍。須臾間，土匪輪得幾乎遍了。忽有洋兵十數人擁入，即將土匪衝散。見是如此一個美人，便也都來輪流淫了。那女人呻吟呼痛之聲，真是哀慘之極，不忍聽聞。輪畢，洋兵去了，只見那女人陰戶腫起，血流遍地，只剩下絲絲微氣。忽然又有亂兵一隊闖入，也欲行淫，見那下體已潰，卻把她兩乳割了，旁邊一兵，又取一刀，從陰戶刺入。只聽得那婦女大叫一聲，登時氣絕。又把那男人也一刀殺了，紛紛而去。犁水青即悄悄的告鍾警道：「這男的便是自立學堂教習吳鍾清，平日口說大言，卻戀著妻子怕死貪生。自我們曾先生得著瓜分警報而來，他卻一溜煙去藏在家裡，不和我們一處了，他卻天天好和妻小取樂。如今我們不惜死的倒還活著，他們卻早遭著慘禍了。」鍾警道：「只可惜天下那戀妻小的不及看見。我們平日告他妻子被淫、身軀不保的話，他終不信。必待到了做吳鍾清時候，卻已侮來遲了。」此時已是自獄裡逃出的第二夜，那時官兵早已收營。官兵亂民卻也稀了，漸漸地也安靜了。

三人便自樑上躍下，同向巷口而出。只見大街路上有殘椽敗瓦，地上堆積著屍骸，斷頭破腦，裂腹流腸，及那殘手缺足的，色色都有。那地上的人血，好不滑人。又見鬼火如球，遠近亂滾。黑夜裡西風颯颯，鴉鵲無聞，只聽啾啾鬼泣之聲。那滿地屍骸，都隱隱有坐立哀啼之狀，真是怕人。三人閒說道：「從來戰禍兵端，何地不有。但是西洋各國的人民，卻是人人愛著自己的國家，覺得比自己的性命還可愛，人人寧捨著自己性命，以衛國家，所以雖是死了，也有餘榮。哪裡和我們中國人一樣，不曉得自己受這中國的恩，比那父母養育之恩還重著呢。如今中國亡了，那實受這亡國之禍的，豈不是我們百姓麼？只可惜我們中國人，不知把這國看得比父母比性命還可愛。如今國亡身死，卻是五洲唾罵，萬古羞談。死者有知，豈不自愧。」說著，隱隱聽那各屍骸同聲一歎，又啾啾的泣了。弄得三人心中一片淒涼，曷勝亡國之痛。犁水青道：「這些骸骨中，恐怕那義民尚是多數，但他見了官兵，便不敢抗，以為有背朝廷。不思朝廷既不肯與我民有權，同心竭力興起我國，又把我們送入屠殺，已是我們的深仇。他們卻想到此，以致官軍到了，便皆潰散，這便是他們取死之道了。」

正行若，只見河邊幾個人攜著哭泣三人迎了上去，卻是姜一心、屠靖仇、黃勃、成仁、花強中五人，彼此傷心了一會。只聽姜一心對眾人說道：「我姜一心不能絲毫報效國家，如今死著已是遲了。只是我心裡尚望能替我國家保著一塊剩水殘山，下想一敗至此。如今我的國家是定亡了，那曾先生一班也不知下落，想是死了。我們這中國是無望了。難道我姜一心尚要留著做個無國之民麼？諸君且勉勵著，再集同志，計議恢復。我姜一心心腸已是痛碎了，留著也不能有心力助著你們報這中國，不如死了。」說著，已躍下水了。諸人施救了一回，無從撈起。他們無可如何，也只得尋曾群譽諸人去了。

正走間，只見饒聲的一支軍士，擁護著仇弗陶、唐人輝、曾群譽等來了。點查人數，不見了女士金閨杰和姜一心。那成仁、黃勃等將姜一心投水的事說了。只聽劉銘道：「方才我忙了，未說那金閨傑出監之時，她便挺身向前，搶了軍士的一口劍、一匹馬，直入官軍。恰好劉餘剗撫台乘馬出來督兵，即被一劍刺死。又往洋營殺了好些洋兵，忽然中了一槍，自己也便死了。我是被一個洋兵拿著去的，拴在馬上，所以她之事，我都一一著見。後那洋兵中了槍倒了，我故逃得回來。」眾人都傷感起來。

又復計議恢復之計。陳策道：「如今應從艾君前日之議，速速打算將滿洲人趕了，然後不認滿洲與各國所訂之約。縱是諸國逞著強權，硬分吾土，我們且將滿人殺了、驅了，也稍泄我們胸中之恨。不然，難道他把我們中國土地送與人，要我們漢人受那宰割屠滅的痛苦，我們卻聽他安然無事，仍聚著五百萬丑類據著山西一省，依然是衣租食稅，享著我一方漢人的供奉嗎？況且彼等入關時候，屠殺漢人，慘無人理。揚州屠城，至於三日；嘉定百姓，乃至三屠。而且縱彼丑類安坐而食吾民之膏血，名曰駐防，實乃分佈要地，置我死地，使不得恢復耳。更有痛者，漢人見滿人，必呼曰大爺，其婦人曰太太，兒童則曰阿哥，女子則曰姑娘，受罵不許還嘴，受打不得還手，且要說聲多謝，這不是以我漢人為彼人之奴隸嗎？而且我們漢人心知非變法不可以圖存，彼等偏恐變了法，我們漢人乖起來，他便不得奴役我們。寧可將我土地割與外人，也不許我們漢人得志，這不是我們的深仇麼？我們在座諸人，當那滿兵入關之初，哪一個祖宗不因著剃頭受他的百般殘酷呢？如今聽說那滿清的獨夫，和他那偷漢的母氏，已往山西。只因山西現有土匪闖入，所以現今耽擱在河南。我們今要速速借了饒聲的部下，緊緊的趕往，將那滿人和獨夫等盡數殺了，以復故仇，然後佈告天下，重立起中國來。我料全國此時必能聞風響應。至於這裡既然撫台劉賊劉餘剗死了，先已去了內裡的壓力。可留數人，仍行收集從前踴躍起義的民兵，吹著死灰，待我們那裡得勢時，便可起來應著。」眾人齊聲贊成。

曾群譽道：「前日我見那我們中國南邊新立興華邦共和國獨立佈告之文，著實替那處同胞欣喜。後來聞說美國首先承認。這美國當各國此番分地，他並不曾割我片土，又先承認我們中國人的獨立，看來是主持公道的。如今他有兵船八艘在我中國，泊在長江一帶，保護商務。我今請往美國兵船，見他兵官，求他助我一臂之力，則我們全國獨立之事，定可成功。」仇弗陶道：「此亦姑盡人力，吾料美國必不相助。」曾子興道：「吾前在美國，彼中多有教我獨立，且有嫌恨我們不能獨立者。我想或且有望。」於是眾人議決，留張萬年、屠靖仇、應不降、李必勝留商州運動，曾子興前往運動美兵，其餘仇弗陶、岳巖、鍾警、史有光、商有心、犁水青、唐人輝、黃勃、艾滿、國榮、夏光、華得興、華得全、方光彩、軒轅適、劉銘、花強中、劉全身、歐陽震、紀念、陳策、成仁、仇達、史光一千人，盡入饒聲營下，和著饒軍扮作流民，潛往河南舉事。商議已定，彼此分頭去了。

今且按下商州一邊，單說仇弗陶、唐人輝等一千人，和饒聲並那一千兵士，或扮乞丐，或扮難民，或扮商民；那饒聲又去招募了二千人，仍懸著饒千總旗號，聲言前往河南隨扈。不數日，大眾到了河南境界。探知各省駐防滿人，今因中國分了，都奉旨遷往山西住居。現有某某兩省的駐防正到了河南省城見駕，然後隨著皇太后、皇帝共往山西。唐人輝、仇弗陶等相議，先將這一班人殺了，以減其勢。仇達道：「擒賊先要擒王，若把他的王殺了，餘何能為？若先殺了那一些丑類，這獨夫等聞知，必俗防備起來，豈不反弄了罪魁泄網，禍首逍遙。」唐人輝道：「不然。我們急急去他羽翼，他便膽喪心驚，手足無措，易可圖矣。若令兵力加厚，誠恐難於下手。」陳策道：「如今尚是兩頭分辦，一面去滅在省城的，一面攔擊初來的，同時並舉，使他不能相顧。」仇弗陶道：「我有一策，管教他們無一得逃，而省城又不曉是我殺的。」眾問何計。陶曰：「如今河冰方盛，全仗著大堤壅住。方今他們正屯在低下之地，我們若將這大堤放塌了，那來的數十餘萬人，定然一齊淹死了。」眾稱妙計。艾滿、仇達、犁水青道：「一面淹殺此輩，一面那裡仍須趕緊起事，若遲了，便恐被他知覺。」於是公舉仇弗陶、紀念、成仁、劉銘四人，辦理決堤之事，分帶三百人付

他領了。其餘眾人，刻期共入省城殺賊。

如今先說眾人辭了弗陶等四人，悄悄的到了省城外，仍扮難民，伏在各處，卻先派數人進城，看看地勢，及那清兵營壘，以及行宮，並那道路、橋樑等等，無不一一調查，暗繪圖式，詳細記認。回來，便呈與大眾商議計策。及到黃昏，眾人聚集在一個荒山中，公議一切。那饒聲雖是統帶，只因他心服唐人輝有膽有謀，便倡議舉唐人輝為帥，指揮一切，眾人從之。於是唐人輝喚了商有心、華得全、華得興，帶兵一百名，混入城中，以待夜靜，殺了守門將士，大開城門，以接大兵。又令艾滿、史光、方光彩提兵六百名，伏於大營之左。又命仇達、國榮、夏光提兵六百名，伏於營右。只看火起為號，殺人營去。命歐陽震、陳策、犁水青提兵四百名，去行宮放火，務要圍住四面，不許放走一人。又命黃勃、軒轅適帶領三百人，去截住助滿的漢軍，使其不得來援。先將漢軍來路的橋樑、道路毀壞為要。花強中、劉金身率領三百人，專去火劫後宮。史光、鍾警帶著二百人，去劫分營。自己卻同岳巖、饒聲帶了餘兵，奔走策應。約定了時辰，同時舉事。眾人一一領命去了。

次早商有心等一隊，即先陸續入城。見著城門查察稍懈，便來報知。那歐陽震、陳策、犁水青一隊，也進去了。到了四更，果然城門大開，眾兵一齊掩入，仍把城門關好了，眾人便各埋伏去了。只見路上巡更的，已都是商有心籌所帶的兵士了。交近三更，只一聲連珠炮響，那滿軍大營後兩宮一齊火起。那滿人正在高枕自得，不意艾滿、仇達兩隊已殺入大營來。待到滿人驚覺，已被殺死不少，殺得滿人哀求饒命，聲崩山嶽。只聽艾滿、仇達等道：「你們入關時，屠我祖宗，肯饒命否？」滿兵急了，只得走出營來。卻盲岳巖、商有心兩軍都來接應，截著混殺一場。不一時，已殺盡了。那兩宮燒得火燄沖天，許久不熄。那唐人輝、夏光等，又想起前此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的舊怨，與那敗我漢人土地的新恨，不由得重複揮戈，將殺死的滿人，碎屍萬段的亂斃了一回。須臾，鍾警、史光也已回來，說那分營的滿兵亦已屠殺盡了。眾人不禁大快，便收兵就占著滿軍營盤住了。卻添派了歐陽震一隊，去助黃勃等堵截助滿的漢軍。

眾人正在快意，煮了酒。正酣飲間，忽報歐陽震、黃勃等兩隊，帶了官軍已回來了。原來那官軍聞殺了滿賊，人人歡喜，不聽那營官之令，都來降了。正鬧著，忽聽啼啼哭哭之聲，原來是滿人之婦人，聞知丈夫在營全數被戮，卻來拼命。眾人見了，轟的一聲，各擄了滿婦，就地奸了起來，唐人輝等也彈壓不住。只見眾人交換輪流的，個個將滿婦淫遍，口中嚷道：「你們入關時，淫我婦女，而今也要償債了。」登地那滿婦已死了無數，不死的，卻被眾人用刀戳死，又復紛紛往將滿人的女子盡數奸了殺卻，那小孩也都殺了。眾人卻大叫道：「今日方報得二百餘年的大恨了。你們將我們的土地送了人，要我們無處棲身，難道便讓你們獨得便宜麼？」

正快意間，忽見仇弗陶、陳策二人跌足散發回來，眾人忙接人問故，弗陶道：「那裡滿人已被我淹死了，一個不留。不意忽來了俄兵，前頭便是在中國招的馬賊。他說河南已經分把他與比利時，緣何清帝尚留在此？我們成仁、劉銘二人前往俄營與言，我們已經滅了滿洲，這中國是中國四萬萬人的，滿人所約，不能作準。那俄官厲聲言道：『你們何不早將中國收回，已經交付著滿人，轉送我們，何得又變了卦？』成、劉二人急急回營告知我們，我即差了紀念來約你們，合著共與俄兵一戰。不料俄兵下令屠殺各鄉，我和成、劉二人急了，出去抵敵。那成、劉二君已經陣亡，那三百兵士更是一個不在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炮聲隆隆，已是俄兵來了。急得唐人輝跺足道：「都是那班優柔寡斷的人，曉得要除滿洲方得救國，偏著我們，不肯舉起事來。如今倒把土地轉落他人，雖將滿人除了，即外人已不肯承認我獨立，豈不可恨。」說著，只聽眾人齊聲道：「我們同去拼卻一死，殺些俄兵，以報吾國罷了。」於是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出營與俄兵打衝鋒去了。前面接著卻是馬賊，眾人盡力轟擊，死了無數。後頭接了俄兵，這裡唐軍人力疲乏，槍彈告匱，全軍只得血肉相搏。雖然也殺了好些俄兵，那唐人輝、史有光、艾滿、仇達、方光彩、陳策、歐陽震、犁水青、榮國、夏光、仇弗陶、岳巖、商有心、饒聲、劉金身已都中著彈子，同時殉國死了。其餘諸志士都被生擒而去。

卻說那紀念為仇弗陶派來大營報信道：「為俄兵所阻，及後得達省城，見全軍覆沒，諸同志無一存者。」乃歎曰：「吾國今無望矣。」遂取筆向壁上題了絕命之辭，其詩曰：

哀哀生我國，如何滅忽然；
空有二萬里，不廷五千年。
痛我皇漢種，死灰難復燃；
芸芸四百兆，不弔奈何天。
民權推蕩盡，國土喪亡隨；
漢種自取滅，胡兒何能為。
死義羞無國，捐生豈殉名；
淚枯血且盡，留此不平鳴。

題罷，以槍向口自擊而死。卻有西洋赤十字會，盡將這班志士的屍收擺一處，照了相，帶回西國，置在博物館世界英雄遺像之旁，卻將他們屍骸掩了。不提。

且說曾群騰早來到美軍請兵援助，說了好些感激他不和各國分中國土地，及首先承認興華獨等語，且云：「如今滿人旦夕且殲，這中國又是中國人民的了。那滿洲所許之約，一概作廢。貴國索杖大義，不獨自愛自由，且欲保他人之自由，前此為放黑奴之事，不憚興師動眾，真是五洲欽仰，萬世流芳。如今何惜一臂之助，俾敵國全種不至淪亡，不勝幸甚。」那美國兵官道：「貴國民人雖有智謀，失之太緩，如今土地已入諸強之手，敵國實不能為力。且敵國安能為貴國與他國開釁呢？」群響無奈，請其向各國緩頰，求其勿攻革命之軍，待除去滿人，再作商量。美官笑道：「貴國先付托滿人主政，滿人應許各國割地，就是代表全國人的意見，無可再翻。若是早就佈告各國自立政府，不認滿洲的政府，即是各國味著公理，敵國卻可仗義執言。如今各國並不犯著公法，叫敵國如何仗義呢？實告你，歐洲各國約著，如今不滅著你們黃種人，不肯罷手呢。」

只見曾子興將身一躍，將頭望地上一撞，登時頭腦破裂，昏厥在地。美官等急來施救，忽聽曾群響言道：「我有一言，望足下轉達我學生張萬年，我無憾矣。」眾問何言，曾子興道：「為告張君，一息未死，獨立之謀，仍勿忘卻。我一時憤激著，將身自戕，不能再去力圖獨立，真是罪上加罪了。」少頃氣絕。美官見其臨死時口內尚喃喃呼道：「我們的愛國，我等同胞，我如今不能愛你了。」不覺十分欽敬。便命人將他厚殮了，又錄好了遺言，並這靈柩送交張萬年去。

且說張萬年、屠靖仇、應不降、李必勝四人，仍復收合餘民，暗結隊伍，以待舉事。那撫台死了，其營下殘兵悉帶槍械降了。張萬年等諸人大喜，只靜聽唐人輝等佈告全國獨立檄文，即便發作。不意來了曾群響的靈柩，問知致死緣由，大家痛哭了一會。又接了遺言，益發傷感。於是遣回了美兵，彼此又來相議。卻有人來報說，唐人輝等殲滅滿人，卻被俄人攻死了，不剩一人。張萬年等此時真是腸如絞剪，肝似刀摧，彼此抱著大哭道：「我國休矣。這一舉又不成功，益發毫無生處了。」屠靖仇道：「如今蘇州尚有滿洲駐防，我願提一支兵，前往屠盡，以絕根株，免其複合伴人害我漢種。你們這裡須是速速舉事，與洋兵奮死決鬥，以爭自由，不可遲緩。若待洋人遍設警察，盡據要害，圖之難矣。」眾人皆以為然。於是屠靖仇提兵前往蘇州。不數日回來說，已將在蘇的滿人，盡數圍著用火燒盡了。

此時李必勝、應不降、張萬年已與洋兵開戰幾仗，互有勝負。是日李必勝想出妙計，暗向張萬年等三人說了，三人大喜。便命將士吩咐如此如此，各將士領命而去。次夜四更，只聽得砰然一聲，震動山谷。那洋兵一營，已陷入土坑之中。眾人方甚歡喜，忽有人報說，陷的一營，乃是洋人新招的華人，前晚來居此營，其大兵已移在我兵營後六十里之地了。張萬年不禁歎息。應不降道：「此等人甘心降外，雖死亦何足惜，如今也算我們去了洋兵的爪牙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報說無數洋兵已自四面殺來了。說時，那洋兵已狠命轟擊的到了。張萬年等率兵士奮勇死戰，大呼還我自由，還我國土。那洋兵被殺的，亦不計其數。彼此混戰一場，各各收兵，當晚張萬年又商議道：「如今不如假作難民，卻去應募為兵，便去於中取事。」眾人然之。於是營中只用應不降守住，張、屠、李三人已報降去了。果然洋人募為新軍。三人到了夜靜，卻去將那火藥屯積之處，下了火種，卻自逃回營來。走不一里，忽聽似一聲旱雷霹靂，已是洋兵火藥著了。彈炮遇火，紛飛射人，死者無數。

三人暗暗心喜，急回營時，只見營盤已被別隊洋兵占了，大吃一驚。方退時，已有洋兵揪住三人，往見兵官。只見應不降正在洋兵官案前，極口爭執，抵死不屈。須臾，三人也已悉至，彼此又相哭了。那洋官又問三人到底服否？三人同聲應道：「別多說，你們不還我們的土地，不還我們的自由來。速把我們殺了。我們今日寧願為著愛國家而死，為著圖獨立而死，豈有乞降求活之理。」此時洋官欲將三人殺了，又恐博了天下恥笑，以為忍殺志士；要待放了，又恐生禍，只得極力安慰。只見那應不降對著洋官愈辯愈激，不覺氣憤填胸，大叫一聲，忽然目裂髮指，身軀挺立，已是氣悶絕了。洋官方驚訝間，忽見眾人擁了一個絕色美人進來，真是令人一見魂銷。正是：

方憐烈士身殉國，偏值佳人喜閱兵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